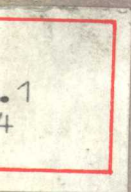


家庭纪事

谢·阿克萨科夫 著



PA
R813.1
41854

家 庭 纪 事

[俄]谢·阿克萨科夫 著

王步丞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41854

С.Т. Аксаков
Семейная хроника

据 С.Т. Аксак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томах)
Т. 1.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译出。

家庭纪事
Jiating Jish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5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8}$ 插页 3

1986年4月北京第1版 1986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10208·226

定价 1.55 元

作者像



目 次

《家庭纪事》片断之一	
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格罗夫	1
《家庭纪事》片断之二	
米哈伊拉·马克西莫维奇·库罗列索夫	37
《家庭纪事》片断之三	
小巴格罗夫的亲事	81
《家庭纪事》片断之四	
新婚夫妇在巴格罗沃	146
《家庭纪事》片断之五	
在乌法的生活	206
译后记	257

《家庭纪事》片断之一

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格罗夫

迁居

我祖父住在辛比尔斯克省、历代莫斯科沙皇赏赐他祖先的世袭领地上开始感到逼仄了。他开始感到逼仄倒不是因为那地方果真逼仄，也不是因为缺少树林、耕地、牧场和其他可供耕牧的荒地——这一切都绰绰有余，而是因为当初完全归他曾祖父所有的土地已经变成几家所有。事情的成因很简单，这个家族一连三代都是一男数女，女孩子们出嫁时，一部分农奴和土地作为陪嫁分给了她们。她们分得的农奴和土地不算多，可是已有四户外姓人有权共同管辖那片未曾划界的土地了。我祖父是个性子暴躁、心直口快、痛恨家庭纠纷的人，这种生活是他不堪忍受的。从某个时候起，他常常听人谈起乌法总督管辖区的情况，谈起那儿辽阔无垠的土地，可供耕牧的大片荒地，数不尽的禽兽、鱼类以及各种各样的野实。还谈起只要花一点钱就能买到大片土地的简便方法。据传说，只消把卡尔托奔乡或卡尔马林乡的十来位族人领主请来，牵出两三只肥羊，让他们按自己

的方式宰杀和烹制，再摆上一桶葡萄酒，几桶闷煮的烈性巴什基尔蜜酒，一大坛农家土制啤酒，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一个不容置辩的证据，说明巴什基尔人即使在古代也不是严格的伊斯兰教徒。确实，听说这样的酒宴有时候要持续一两个星期；再说跟巴什基尔人打交道也不能一上来就谈正事，你得天天问他们：“怎么样，老相识，好伙计，咱们谈谈我的事吧？”^① 要是不分昼夜大吃大喝的客人还没吃够，喝足，他们那单调乏味的歌曲还没唱够，切贝兹加^② 还没吹够，在同一个地方一蹲一起、姿势非常滑稽的舞蹈还没跳够，那么族人中的一位长者就会咂咂舌头，晃晃脑袋，眼睛不看发问者的脸，神气十足地答道：“还不到时候呢，——再牵只羊来！”不用说，羊牵来了，葡萄酒桶和蜜酒桶又都灌满了，喝得醉醺醺的巴什基尔人又重新唱起歌，跳起舞，随便一倒就睡起觉来……然而，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有一天，族人直视着发问者的眼睛说：“嘿，老爷子，谢谢啦，太谢谢啦！你就说要什么吧。”这时，买主照例以俄罗斯人特有的机灵和狡诈，开始对巴什基尔人表白，说自己一无所求，只是常听人说巴什基尔人心地善良，所以特地来到乌法总督管辖区，想跟他们交个朋友，等等。接着，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巴什

① 直到今天，居住在奥伦堡省的俄罗斯人同巴什基尔人交谈时，还极力模仿他们讲这种蹩脚的俄语。——作者注

② 切贝兹加——巴什基尔人吹奏的一种笛子，形同黑管；手指按动音键，可奏出双重音调，使你同时听到两种不同乐器的声音。音乐家告诉我，切贝兹加是吹奏乐器中的一个奇妙现象。——作者注

基尔人辽阔的土地上，转到租地人如何不讲信用上^①：他们通常付一两年租金就停止不付了，可照样白住在他们的土地上，俨然是这些土地的当然主人，可谁又敢把他们撵走呢，还得跟他们打官司。紧跟在这番有根有据的言词之后，买主便殷勤地向厚道的巴什基尔人建议，希望他们从肩上甩掉已经成为累赘的一部分土地……于是，只消拿出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可买到一大片土地，并通过法律程序订立契约，契约上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写明土地的数量：有谁丈量过呢？这些土地通常以天然界标为界，譬如：“从孔雷耶尔加河河口至狼道上的枯桦树，从枯桦树直至公共大高地，从公共大高地至狐穴，从狐穴至索尔塔姆拉特卡的树穴蜂巢”等等。在这些确切而又不变的界标和天然地界内，往往包括一两万、甚至三万俄亩的土地！而要得到这些土地，除去酒宴的花费外，只须付一百卢布（自然是一卢布一张的钞票），再送一百卢布的礼品就行了。

我祖父很爱听这类故事。虽说他为人极端耿直，不赞成欺骗善良的巴什基尔人，但他认为事情本身无可非议，只是坏在办事的手段上，用诚实无欺的办法，同样可以买到大

① 租地人按照一定年限的合同住在巴什基尔人的土地上，每年付一次租金，或一次付清合同年限的全部租金。合同期满后，几乎没有一个村落的租地人离开巴什基尔人的土地，由此引起了数百起诉讼，但结果往往是租地人霸居原地，并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划给每个租地人十五俄亩土地……奥伦堡省的大片土地就这样转到了鞑靼人、梅谢里亚克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维亚人以及其他一些耕种官地的农民手中。——作者注

片廉价土地，然后把自己的一半世袭农奴迁过去，最终把家也搬去，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从某个时候起，他跟那些土地不多的亲戚为了共同管辖的地段曾发生过无休止的争 纷，真叫他腻烦透了，以至背井离乡，抛下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倒成了他心爱的念头，成了他寻觅平静生活的唯一途径。他已经不年轻了，把过平静的生活看得高于一切。

于是，积攒了几千卢布之后，祖父告别了妻子（他心情好的时候管她叫阿里莎，生气的时候就叫她阿林娜），吻了吻四个年幼的女儿，特别是刚出生的儿子，并为他们祝福。儿子是这个古老的贵族之家唯一的苗裔和希望，因为祖父认为女孩子们是赔钱货：“她们有啥用！她们的眼睛不朝家里看，倒朝外边看。她们今天姓巴格罗娃，明天就会姓什雷金娜，马雷金娜，波波娃，科尔帕科娃。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阿列克谢……”祖父临别时说了这番话后，就渡过伏尔加河，到乌法总督管辖区去了。

不过，还是先让我告诉你们，我祖父是怎样一个人吧。

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巴格罗夫——人们这样称呼他——中等身材，甚至可以说有点矮。但隆起的胸脯，异常宽阔的肩膀，青筋暴露的手臂，肌肉发达、坚石一般结实的身躯，都表明他是个大力士。在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在年轻人逞强逗乐的时候，他一抖身子，就能甩掉一群鰞在他身上的军人伙伴，就象一棵粗壮的柞树，雨后被一阵风吹掉枝叶上的水珠一般。端正的相貌，容易激怒、但心平气和时又

显得那样安详温存的漂亮的深蓝色大眼睛，两道浓眉，一张讨人喜欢的嘴，——这些特点合在一起，使他的面容显得格外坦率和诚实；他的头发是淡褐色的。没有哪个人会不信任他，他的话和诺言比任何宗教的和民事的凭证更可靠，更神圣。他天生有一副健全而睿智的头脑。在当时地主们普遍无知的情况下，他自然没受过什么教育，识字不多；但是，在团队服役时，在晋升为军官之前，他就学会了简单的算术公式和珠算，关于这件事，一直到了老年他还津津乐道呢。看来他服役的时间不长，因为退役时才是个团队军需官。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时贵族服役要先当很长一段时间的士兵和军士，除非他们在摇篮时期就经过了这个阶段，一下子就由近卫军军士变为普通军团的大尉。^①关于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的军人生涯，我知道得很少，只听说他常被派去捉拿伏尔加河一带的强盗，在执行任务时一向足智多谋，指挥有方，而且胆量过人。强盗们都认识他，象畏避烈火似的害怕他。退伍后，他在祖籍特罗伊茨科耶村，即巴格罗沃村住了几年，成了一名有本事的当家人。他并不日夜盯住农民干活儿，粮食入仓和出售时也不站在旁边监视，而是象俄罗斯人说的那样，“一眼就能看个准”，要是什么坏事，特别是欺骗行为被他发觉了，他是决不放过的，对此请读者不要恼怒。祖父行事合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在惩罚一个犯有过失的农民时，如果剥夺他替自己

^① 这里是说，有的贵族先让自己的子弟在近卫军挂名服役，然后直接晋升为军官。

干活儿的时间，那就会损害这个农民的利益，同时也就损害了主人自身的利益；如果处以罚款，同样如此；如果把他同家里人拆开，送到别的领地去干苦活儿，也是一样，甚至更糟；因为离开了家，势必堕落；如果报告警察……可别这么办，那简直是奇耻大辱，全村人就会象哭丧一样为那个犯有过失的农夫哀号痛哭，受惩罚者本人也会羞得无地自容，觉得从此完蛋了。我得指出，祖父只有在盛怒时才是严厉的，怒气一消，过失也就不再追究。农民们往往利用这一点，有时犯了过失的农民及时躲起来，一场风暴就会过去。不久，他的农民中再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惹他生气了。

整顿好家业后，祖父跟一个没什么财产、但出身贵族世家的姑娘阿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涅克柳多娃结了婚。说到这儿，顺便解释几句。出身古老的贵族世家是我祖父最得意的一个话题。虽说他只有一百八十个农奴，可是，天晓得依据什么文件，他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某位瓦兰公爵身上，认为自己七百年的贵族家世比任何财富和官衔都重要。他曾喜欢过一个非常富有和美丽的姑娘，但没有跟她结婚，唯一原因就是她的曾祖不是贵族。

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继续讲那个中断了的故事吧。

祖父在辛比尔斯克附近渡过伏尔加河，越过沿岸叫做牧区的草原地带，穿过切烈姆尚和坎杜尔恰，途经当初退伍士兵落户的居民点红屯，来到谢尔吉耶夫斯克。这座城池耸立在山峦之上，位于苏尔古特河流入大索克河的交口处。

谢尔吉耶夫斯克如今不是县城了，它把自己的名字让给了离城二十俄里的硫矿泉，也就是著名的谢尔吉耶夫斯克硫矿泉。祖父越是深入乌法总督管辖区，那里的土地就越是开阔和肥沃。终于，在布古鲁斯兰县阿卜杜尔官办酿酒厂的附近展现出一座森林。布古鲁斯兰县的县城座落在高山之上，大基涅尔河就从城下流过，关于这条河，在一首流传久远的歌中唱道：

基涅尔河
水深流缓，
只是水藻浮漫——

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在县城落下脚，以便就近打听和了解土地的买卖情况。在这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已所剩无几；有的住上了耕种官地的农民，政府把因阿凯叛乱^①充公的土地分给了他们，因为那时还没有实行大赦，没有把土地退给巴什基尔的领主们；有的住上了他们自己的租地人，有的被各式各样的地主买走了。从布古鲁斯兰出发，祖父又到布古尔曼、比尔斯克和明泽林斯克三个县转了一遭（后两个县的部分区域现在合并为新的别烈别伊县）；还到了景色秀丽的伊克河和焦马河的两岸。那里真是迷人的地方！甚至到了晚年，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还以惊喜的口吻回忆

① 一七三五年由阿凯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巴什基尔农民起义，旨在反对沙俄政府的移民政策。

起那丰腴的河岸留给他的最初印象。但他并没有沉湎于迷人的景色；他就地更仔细地了解到，如果买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必然会引来无穷的纷争和诉讼，因为主人们自己也不大清楚自己的产权范围和现今领主们的数目。我祖父对“诉讼”两个字就象对瘟疫一样，既厌恶，又害怕，于是决定从另一个买主手里购进已经成交并经过法律程序认可和移交了产权的土地，以为这样一来就可避开一切纠纷了。他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恰好相反，一直到他最小的孙子四十岁时，才了结了最后的一场纠纷。祖父依依不舍地从伊克河和焦马河河畔回到布古鲁斯兰县，在距县城二十五俄里的地方，在河水涨满、水深流急的大布古鲁斯兰河的两岸，从女地主格里亚泽娃手里买了一片土地。从布古鲁斯兰县城到官方移民镇，绵延四十俄里的河岸上竟荒无人烟；那里有多少可供耕牧的荒地，四周多么开阔啊！河水清澈见底，就是在两俄丈深的河潭中，也能看清投进去的一枚铜币！有的地方生长着茂密的丛林：白桦、白杨、花楸、雪球、稠李和五蕊柳，上面缠满了啤酒花的绿藤，挂满了一串串淡黄色的啤酒花球果；有的地方生长着高大繁茂的青草，草丛中盛开着不计其数的花朵，挺立在这些花朵之上的是芳香的三叶草、鞑靼皂（“贵族的傲慢”）、壳齿草（“沙皇的鬃发”）和猫草（缣草）。布古鲁斯兰河沿着山谷缓缓流动；在河的两边，时而逼近，时而拉开，蜿蜒着斜缓的、有时又很陡峭的山峦，山坡上丛生着各种阔叶林，爬上山去则是一马平川，黑土足有一俄尺厚的未垦的草原。在沿河一带和它周围的

沼泽里，种类繁多的鸭、鹱、鹅、田鹱、大鹱和鸡正在筑巢，空气中充满吱吱喳喳的叫声；在如今已变成沃草覆盖的草原的山地上，空气中响彻着另一种奇特的鸣叫声，那是为数众多的草原上的鸟：鸨、鹤、小鹱、麻鹱和长脚麦鸡；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栖息着数不尽的黑琴鸟；河里游动着各种能禁得住冰冷河水的鱼——狗鱼、鲈鱼、大头鲈、圆腹鲈，甚至斑鲈和鲑鱼也很多；在草原上和森林中，各类走兽更是多得出奇。一句话，那地方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一片令人神往的乐土。祖父买了大约五千俄亩土地，每亩付半个卢布，当时还没人出过这么高的价钱。两千五百卢布在那时算是一笔巨款。祖父立下买契，确定了土地的产权，也就是说办理了转让手续后，便高高兴兴地回到辛比尔斯克省正在盼他归来的家中，紧张而又热心地投入了迁移农民的准备工作。这是一件既麻烦又难办的事，因为路途遥远，从特罗伊茨科耶到新购置的土地大约有四百俄里。那年秋天，二十个课税户农民带着犁、耙和黑麦种到布古鲁斯兰去了。他们随便选了几块处女地，播了二十俄亩秋播作物，也就是说开垦了一片生荒地，耙过后播上了黑麦。接着又开垦了二十俄亩供春播用的荒地，造了几间木房，便回家过冬去了。到了年末，又有二十个农民来到这里，一开春便播种了二十俄亩谷物，并用篱笆把院子和畜棚围了起来，砌上土灶，然后又回到了辛比尔斯克省。但他们并不是被指定迁居的农民。迁居的农民正留在家做迁居的准备：卖掉多余的牲畜、粮食、院子、房屋和各种破烂。终于，在六月中旬，为了在圣彼

得节和刘草期前赶到，可怜的移民们把女人、孩子和老人装上大车，车上绑着遮阳防雨用的卷曲的树皮，车里塞满锅碗瓢勺，车顶缚着家禽，车后拴着母牛，然后洒着辛酸的眼泪，永远地告别了故土，告别了接受洗礼、举行婚礼的教堂以及祖先的坟茔，缓缓地启程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迁居都是受罪的事，俄罗斯人尤其讨厌迁居。那时节，迁往一个居住着异教徒的陌生地方，似乎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关于那种地方，正派人中间也流传着许多不祥的传说，说那里离教堂很远，连死的时候都不能忏悔，婴儿长时间不能接受洗礼……我祖父随农民一起去了。他把新迁的村子命名为兹纳缅斯科耶村，并立下誓言：等到情况好转就修一座教堂，以纪念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圣母显现节，这件事后来由他的儿子完成了。不过，农民和乡邻都按老爷的姓氏，同时也为了纪念他们迁移出来的巴格罗沃旧村，管这个村子叫巴格罗沃新村。直到今天，人们只知道这个村名，前一个村名只出现在文件契约上。谁也不知道这个富裕的、拥有漂亮的石头教堂和高大的地主宅院的村子叫兹纳缅斯科耶村。祖父毫不懈怠地监督着农户的和自家的农活儿：及时刘草，及时收割春播作物和黑麦，把粮食及时运到打谷场。收成好得出奇，简直象神话一般。农民们振作起来了。到了十一月份，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主人的住宅也修上了小厢房。不用说，这事离不开乡邻们的帮助。他们虽然住得很远，但都心甘情愿地赶来支援这位新来的聪明和善的地主。他们在这儿喝酒，吃饭，一边大声唱歌，一边齐心干活儿。冬天，祖

父又回到辛比尔斯克省的村子，接来了家眷。第二年又迁来四十个农奴，给他们安顿了家业，这一次就不那么费劲了。祖父这一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座磨坊，因为没有磨坊就得到四十俄里以外的地方去磨面。他预先选好一个地段，这里河水浅，河床坚固，两岸地势高，又很牢靠，然后用树枝和泥土从两岸向河心构筑拦河坝，就象两条手臂准备紧紧地攥在一起似的。为了加固堤坝，又用柔韧的柳条在坝身上编了一道篱笆。剩下的事就是截断激流，使河水灌满事先准备好的贮水塘。在河岸较低的那一面，预先盖了一间有两盘石磨和一副杵臼的磨房。磨房里的一切都安装好了，该擦油的地方都擦了油。当河水灌满宽阔的水塘并高出水槽^①底部时，水就会穿过水槽的木制管道，冲向巨大的木轮。当这一切准备就绪，并在布古鲁斯兰河坚硬的胶泥底上即将截流的地方打上四根长桩木桩后，祖父便请乡邻们来帮两天忙。人们赶着马，驾着车，带着锯、叉和斧头赶来了。第一天，一堆堆从树林和灌木丛里砍来的树枝，一垛垛麦秸、厩肥和新铲的草皮，堆积在迄今还未受到限制的自由奔腾的布古鲁斯兰河的两岸。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大约一百人便开始合拢，也就是截流了。每一张脸都露出关切和庄严的神情，人人摩拳擦掌，这一夜全村的人几乎都没合眼。人们大声呼叫着，在同一瞬间把一堆

① 水槽是一种木制匣子，河水穿过它落在木轮上；莫斯科一带称为“水富”，别的地方叫做“水匣”。——作者注

堆捆好的树枝从两岸扔进河里；许多树枝被激流冲走，但也有不少被木桩拦住，横沉在河底；一捆捆坠着石块的麦秸也飞向那里，接着是厩肥和泥土，随后又是一层树枝、一层麦秸和厩肥，最上面铺了厚厚一层草皮。当投下去的这些东西好不容易沉入河底并渐渐高出水面时，二十多个强健而灵活的农民登时跳了上去，用脚把它们踩结实。这一切都干得很利落，人们劲头十足，还不断地呼叫着，假如一个过路人听到这喊声而不知其中缘故的话，准会大吃一惊呢。但这儿没有人感到惊奇，只是在那荒凉的草原上和向远方伸去的黑黝黝的树林里，响彻着数百个劳动者疯狂的呼叫声，其中还掺杂着许多女人和更多孩子的声音，因为所有的人都投入了这件大事，人人忙乱着，奔跑着，呼叫着。倔强的河流不是一下子就能制服的，它长时间不停地冲走树枝、麦秸、厩肥和草皮；但是，人们终于战胜了它，河水再也无法通过，于是停了下来，仿佛沉思似的打起转来，向后倒流，随后便涨平、淹没并漫过河堤，向周围的草地泛滥。到了傍晚，这儿已经形成一片池塘，更确切些说，浮现出一个没有堤岸的湖泊，淹没了一直生长在这儿的青草和树丛，只有几棵被淹死的树木的梢头露在水面上。第二天，杵臼开始舂米，磨坊开始磨面——它们不停地舂呀，磨呀，直到今天……

奥伦堡省

天哪，依我看，那时节这片荒芜的、未开垦的、富饶的大